

New Mindsets on Finance

New Directions for Banking

金融新思维

银行新发展

王永利◎著

从全球范围看，当下金融领域正面临两大突出挑战：一是全球金融危机远未过去，发展形势动荡起伏，新的更大的危机冲击若隐若现；二是信息技术实现新突破，互联网新时代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金融运行特别是银行模式面临重大转型挑战。当前，中国经济金融既面临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非常严峻的矛盾挑战，需要用新思维来审视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金融新思维 银行新发展

王永利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哲强

责任校对：孙蕊

责任印制：丁淮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新思维 银行新发展 (Jinrong Xinsiwei Yinhang Xinfazhan) /王永利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4

ISBN 978 - 7 - 5049 - 6308 - 6

I. ①金… II. ①王… III. ①金融—研究—中国②银行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F8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6605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25.25

字数 412 千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5.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6308 - 6/F. 5868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序

—

从全球范围看，当下金融领域正面临两大突出挑战：一是国际金融危机远未过去，发展形势动荡起伏，新的更大的危机冲击若隐若现；二是信息技术实现新突破，互联网新时代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金融运行特别是银行模式面临重大转型挑战。

（一）世界走过头了，危机远未过去

2008年9月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保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很多人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初席卷西方工业国家的大危机、大萧条，并被认为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大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力度空前的联合救市大行动，纷纷大幅度降低利率，大规模扩大政府债务和货币投放。其中，美国推行零利率政策，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危机爆发后数月之内迅速扩张了一倍以上，中国的货币总量2010年末也比2008年9月末增长了近62%。

在全球力度空前的救市行动之后，至今已经3年时间了，尽

管危机爆发初期的金融剧烈动荡和经济急剧下滑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经济金融总体上却依然低迷，并没有出现预期的 V 形反弹或快速复苏，美国总生产额仍没有回到危机前的水平，失业率一直徘徊在 9% 上下的高位，债务上限不断被突破；欧洲问题更加突出，主权债务危机相当严峻，金融和经济持续萎缩；日本经济依然看不到加快增长的希望，债务总量占 GDP 的比重已超过 220%。更重要的是，危机爆发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支撑力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自 2011 年以来也普遍加速下滑。同时，已有的各种救市举措的边际效益已开始减弱，为救市而大量投放货币又使全球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分化的考验。种种因素使爆发新的更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乃至经济衰退的风险似乎又在快速聚集，而国际社会可利用的政策工具却已囊中羞涩，没有多大余地，应对危机的形势似乎更加严峻。这一切好像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确实是值得深刻反思的重大问题！

综观 20 世纪 30 年代初席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的金融大危机、经济“大萧条”，以及其后世界经济金融发展至今的历程，仔细认真深入地剖析两次全球性金融大危机形成和爆发的原因，我们吃惊地发现，各类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形成和爆发，并没有脱离规律性的运行轨迹：人类追逐更多利益的本性冲动，加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必然造成局部市场或更大市场的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从而造成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在其他因素的推动下，特别是在全球化加快发展的情况下，会大大扩大其影响，最终形成全球性金融和经济的大危机。而当危机爆发时，人们采取的各种救市行动，归根结底就是扩大货币投放，这可能是无奈的选择，从局部和短时间来看，也确实有利于避免经济社会剧烈动荡带来的恶果，但从全球范围和历史长河来看，却往往因此而使每次危机的根源难以得到彻底根

除，反而进一步扩大和不断积累危机因素，延迟危机爆发，缓释危机能量，以致最后可能形成超出人们自身能力可以消除的更大的危机和严重恶果。

反观 20 世纪大萧条形成和爆发的原因，除欧洲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迅速扩张，以及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严重的贫富差距等诸多因素之外，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开发，特别是美国的独立和西扩及南北统一，形成幅员辽阔、地理优越、制度先进的国家之后，吸引了大量产能和资金以及劳动力转移过去，推动了当时一轮全球化快速发展则是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这打破了欧洲和世界原有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激化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直至引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大战的情况下，美国更是依托其突出优势吸引了更多的人力物力集中流入，其产能和流动性急剧扩张，不仅满足本国需求，而且出口和投资到欧洲各国及其殖民地，推动其资产价格和金融交易异常繁荣。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产能的毁坏并不大，战后欧洲快速恢复生产，结果很快造成资本主义国家整体上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最终从产能和流动性急剧会聚和膨胀的美国率先爆发危机，进而迅速席卷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形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

大萧条爆发之后，按照资本主义经典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政府不得加以干预，结果使问题难以得到及时遏制。罗斯福新政打破传统自由市场经济教条束缚，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最终都表现为扩大货币投放），使得持续恶化的局势得以缓和。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效仿，英国学者兼财政大臣凯恩斯进一步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凯恩斯主义”学派。这成为之后世界各国遇到危机时必然选择的应对法宝。

但现在重新审视当时的过程，依靠凯恩斯主义法宝是否真正解决了大危机、大萧条的问题恐怕值得探讨。凯恩斯主义的推

行，确实使非常严峻的危机局势得以缓和，但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问题并没有得到消除，反而依靠政府干预进一步扩大。如果没有随之而来的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过剩的产能和流动性得到彻底消除乃至形成严重短缺的局面，恐怕危机很快又会再次形成和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分割成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格局。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市场限制住了。随着战后各国恢复重建和生产，原材料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美国又连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逐步由出口和投资大国转变成为进口和债务大国。到 1971 年，美国单方面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承诺，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瓦解，主要货币之间汇率大幅度波动，随着石油危机的出现，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滞胀威胁。此时如果没有新一轮全球化的出现和快速发展，恐怕新一轮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又将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

非常幸运的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以“四小龙”为代表）以及拉美一些国家率先推行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最后，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新一轮全球化快速推进。这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转移生产力（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普通加工业）提供了巨大空间，不仅彻底解决了其产能过剩问题，有效化解了可能爆发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而且推动其调整产业结构，特别是美国，可以集中精力投入高科技和军事工业的研发，并依托其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一般消费品则大量依靠进口，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国。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原材料和资源以及廉价的环境保护，可以取得远比在本国生产高得多的超额利润，而廉价商品的

进口和社会资金的大量聚集，又降低了国内消费和借贷成本，刺激了消费和负债的快速发展，维持了社会高福利制度的运行，推动“低储蓄、高负债、高投资、高消费”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对内大力推动私有化和去监管化（Deregulation），对外大力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从而依托其先发优势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发展中国家纷纷推行改革开放带动的新一轮全球化，其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力（广度、深度和速度）远远超过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开发，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潜力巨大的市场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和生产力的投入，也有力地推动了其自身的改革和经济的发展。经过长期的发展，进入 2000 年之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中出现了以中国、印度等国为代表的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 BRICS”），世界经济金融格局由 20 世纪 70 年代少数发达国家，主要是“7 国集团”雄霸世界（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 70% 以上），国际上存在巨大反差，世界财富大量向少数发达国家聚集的局面，逐步转化为世界趋于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现在已基本赶上发达国家且继续保持相对较快发展速度），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从东南亚“四小龙”对外开放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经济金融 30 年左右高速而巨大发展的同时，不知不觉之间，也推动全球范围内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问题不断放大，推动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到今天，已经进入重大转折期（从量变转变为质变）。在 70 年代末原本已经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出现产能和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和积累为全球性产能和流动性过剩。长时间大规模的积蓄，使产能和流动性过剩蕴藏的能量

和破坏力更大更猛。实践证明，越是集中的大规模的全球化，越是提供巨大的逐利机会，吸引更大规模的投资，就越是容易引发严重的全球性产能和流动性过剩，就越是容易造成全球化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大危机！2008年末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几十年问题积累的结果，因此，危机的化解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正是这次危机似乎很难度过的根源所在！

除全球化这一重要推动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不能忽视：

1. 全球货币清算和投放体系的深刻变化为流动性过剩创造了重要条件

当今社会，投资和贸易的货币清算，已经由实物货币（现钞）清算转为银行记账清算。相应地，货币投放则由实物货币投放转为信用投放和记账处理（目前，全社会货币流通总量中，现钞所占比重已经非常低，中国约占6%左右，美国只有3%左右，而且整体上仍呈现下降趋势），货币投放由中央银行独家进行转为多渠道投放（如银行贷款），由以黄金储备等为支撑转为以政府信用为担保，货币投放总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这一转变是在实践中潜移默化间发生并不断放大的，推动货币投放和流通以及收付清算的成本大大降低，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并将社会资金最大限度地集中到银行手中，为社会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奠定了重要基础，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经济金融发展，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收付清算和货币投放体系上的这种深刻变化，全球化的投资、贸易以及金融交易，是根本无法达到今天的水平的！

但这一变化，在给人类社会带来极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并不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的非常深刻而严峻的问题，甚至人们还在无意识地刺激和放大这些问题：

一是推动货币信用投放快速发展，货币总量难以控制。

在记账清算的情况下，社会流通中的货币会大量集中到银行手中，从而会有力地支持银行贷款的发展。通过银行贷款增加了借款人的购买力，等于银行向其投放了新的货币。这样，银行贷款所形成的信用投放就发展成为货币投放新的越来越重要的渠道，而真正货币现钞的投放在整个货币流通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低。以银行为中介推动的间接融资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融资的成功率，并在无形之中扩大了货币的投放，反过来又刺激了社会融资和货币的需求。这样，就增加了货币总量控制的难度。因为，在纸币印制和投放数量的控制上，是容易受到黄金储备的有效约束和中央银行事先确定的，但信用投放（间接融资）扩大之后，由于贷款与存款之间又存在相互转换的内在联系，形成贷款投放的乘数效应，其形成的货币流通量是难以事前准确把握的，因此，货币金本位制最终必然被冲破、被废弃，而转化成为纯粹的信用货币。中央银行也只能事后根据货币总量增减引起的物价指数波动情况被动地进行调节，往往政策和行动存在滞后性，难以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尽管大大增强，甚至推出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监管制度，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各种监管措施的落脚点都落在了金融机构身上，而并没有落在货币政策当局身上，并没有把货币总量界定和控制作为重中之重。

二是容易刺激银行贷款的扩张并导致银行“大而不能倒”的形成。

银行贷款虽然依托于吸收的存款，但在投放上除了资金成本（存款利息）外，主要就是做必要的信用调查和评审，其附加成本是有限的。而贷款属于银行的资产，发放贷款即可以收取贷款利息，其可获取的利差收入相对于其附加成本而言可能是巨大的。但由于贷款已经成为货币投放的主要途径，而货币最终是由政府担保的，因此，发放贷款的风险就并非完全由银行自己承

担，特别是当贷款规模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如果银行贷款发生严重不良，并由此造成贷款银行无法偿还存款和其他债务，进而造成金融连锁反应，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稳定，造成系统性风险，影响货币信用及社会和政局稳定时，政府必然会上面干涉并给予出现问题的银行足够的支持（这种支持又往往是依靠增加政府负债提供资金来源，进一步扩大货币投放，最终由纳税人承担），从而形成了银行贷款一定程度的政府隐性担保局面。正因如此，就出现了当今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的现象，容易刺激金融机构利用贷、存款内在的转换机制过度追求规模扩张，追求更大的利差收入，并因此造成整个社会信用的过度投放。

三是形成“外汇储备自动倍增流动性”效应并容易刺激全球流动性过剩。

在缺乏中央银行介入商业银行之间往来清算，目前国际清算还主要是各国商业银行之间相互开立账户进行直接清算的情况下，形成了国际储备货币“所有者增加对发行国的债权，而发行国则相应增加对外负债”的内在机理。即在记账清算的情况下，无论是通过对外投资还是扩大进口等方式转化为国际储备的货币，表面上看其货币会流出国境（这也是目前从实务界到学术界普遍使用的说法），但由于并没有货币实物的真正转移，而只是通过清算银行以增减债权债务的记账方式进行清算，转移了货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从货币持有者（如清算银行）角度看，其持有的资金（流动性）总量并没有减少（只是由内债转变成外债），但却由此增加了外汇储备国家的流动性。因此，从全球整体结果看，就形成了“外汇储备自动倍增流动性”的效应。

正因为记账清算体系的存在，使得对外开放的国家，无论是接受国外投资，或是因为投资扩大推动出口增加，其获得的外汇并没有从货币发行国真正流入本国，而是从一开始表现而在货币发行国的债权。因此，全球外汇储备越多，全球流动性就越是

以其倍数方式扩张。在全球化加快发展，全球投资和贸易不平衡不断加剧，外汇储备总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全球流动性，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流动性过剩乃至泛滥，并由此进一步引发更多问题。例如，当今全球外汇储备约 9.7 万亿美元（2001 年仅为 2.05 万亿美元），其中超过 60% 是美元，而美元储备中绝大多数头寸都滞留在美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 2001 年之后大量美元外流，其外债规模随之迅速扩大，但华尔街却能拥有如此巨大的资金规模和金融影响力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就解释了很多人难以理解的（被认为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悖论”）现象：一方面发达国家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或进口，支持其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却又大量购买发达国家的债务，造成资金回流，似乎是贫穷国家在救济富裕国家；说明了美国金融机构，特别是叙做国际清算业务的大型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已经过多地依赖同业存款，特别是国际同业的存款。由于金融机构的风险敏感度远远超出一般企业和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金融市场出现危机信号，美国金融机构很容易遭受来自于其他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挤兑，引发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2007 年美国规模并不是很大的次级按揭贷款问题最终引发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正是对这种状况的很好诠释；2008 年 9 月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后，美国一般性存款（企业和个人的存款）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挤兑现象，但却发生了金融机构，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的大规模挤兑，它们将大量资金转向国债投资或转存美联储，结果使 1 个月和 3 个月期的国债一度出现负利率现象，并推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到 2009 年 1 月末就比 2008 年 8 月末扩大了一倍以上，进而迫使美联储采取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流动性投放以缓解金融机构流动性枯竭问题。也正因为如此，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短时间的翻倍增长，并不像很多人直观认为的那样，是美联储“开足马力印钞票”扩大基础货币投放造成的，其

中绝大部分是金融机构存款“大挪移”造成的，所以，2009年美国广义货币总量并没有像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那样成倍增长，而是仅仅增长了8.3%左右。这与中国广义货币总量2009年增长27.7%形成明显反差。而中国广义货币从2000年末的13.25万亿元增长到2010年末的72.58万亿元，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外币占款快速增长，这也证明了“外汇储备自动倍增流动性”的效应。

2. 政府救市，以扩大货币投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流动性过剩难以消除

国际资本大量流入，造成流动性过剩及资产泡沫，之后其大规模集中流出，非常容易引发一国或地区性金融危机。而危机原本是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自然反应，有利于彻底消除流动性过剩问题，消除危机隐患，尽管市场“无形的手”很容易调节过头，造成经济社会剧烈动荡。但自20世纪大萧条开始，每当遭遇经济或金融危机，为阻止危机造成大的危害，各国政府往往会产生救市干预，抑制“无形的手”充分发挥作用，并主要运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又容易引发更多货币投放，进一步扩大流动性过剩。

中央银行之外的间接融资货币投放渠道的出现和发展，货币的信用投放及其乘数效应，记账清算，再加上国际外汇储备的扩大，使得货币投放总量实际上难以事前确定和有效控制，种种因素都非常容易造成货币过度投放，造成整个社会信用泛滥，利率降低，过度消费，透支未来，进而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金融危机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问题。在全球化加快发展的过程中，日益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以及大量国际资本在地区间的剧烈聚散，非常容易引发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而应对危机的冲击更容易引发各国政府更多的货币投放（无论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积极的货币政策，本质上都是扩大货币

投放。扩大货币投放成为政府应对危机最容易最便宜的方式和选择），尽管本来的设想是在恢复发展后再采取紧缩政策，逐步消除救市举措的负面作用，但实际上在恢复发展后都把问题给淡忘或有意忽略了，政府都不愿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使市场无法调整到位，使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危机隐患不断积累，越来越严重。这似乎已成为消除流动性过剩和金融危机隐患的“政治难题”。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不仅私营部门的债务不断扩大，而且公共部门的债务也在不断扩大。据 BIS 统计，2009 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政府债券发行规模达到 3.92 万亿美元，而在 2000 年这一规模只有 0.36 万亿美元，之前的规模则更小。这使得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都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威胁（2010 年末，七国集团（G7）中，除德国之外，其他国家公共债务占 GDP 的水平都超过了 80%）。而一旦政府出现债务危机，则意味着依靠政府信用担保发放的货币可能失去信用，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将面临严峻挑战。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力度空前的救市行动，多个国家实施突破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货币总量更是迅猛扩大，使得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峻，未来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多个国家债务问题集中爆发的威胁更加突出。

3. 以一国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中心货币，使货币总量更难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控制

当今的国际清算和储备货币，已经不是超越主权国家或政府的贵金属（如黄金、白银），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优胜劣汰筛选出来的强国主权信用货币，世界各国所拥有的外汇储备，追根溯源，最初都是从货币发行国流出来的，而在记账清算情况下，其流出又会自动增加该发行国清算银行的对外负债，并进一步转换为其他负债（如国债、金融机构债、企业债等），使该国外债规模被动增加而难以控制，并使这些银行往往由于资金过多而急于

寻求资金出路，容易因资金充裕而压低利率，或者因追求资金回报而扩大信用投放，提高融资杠杆率，刺激金融创新和金融的过度繁荣。同时，储备货币发行国为减轻巨额债务压力，也容易扩大货币投放，推动利率降低和货币贬值。这种以强国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基础或中心货币的状况，使得国际货币的好处过于集中到货币发行国，容易诱发其过于追求本国利益而置全球利益于不顾，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监控。但在世界上一国独大、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该国货币发行实际上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有效监控。目前，美元的投放就是如此。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为加强国际竞争力，各国很容易推动本国货币贬值。在国际中心货币发行国推行低利率和贬值政策的带动下，这一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当今国际社会竞相推行对外贬值政策，已经出现了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4. 金融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而盲目发展、虚假繁荣，也容易带动流动性过剩

在货币的发放脱离黄金和社会实际财富的约束之后，货币的信用投放实际上就是透支未来，容易造成流动性过剩，而且容易推动金融过度创新，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通过调节社会资源分配（资金流动）以及币值变动等，控制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增强金融对社会的影响力。随着流动性越来越大，以货币单位标示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大，表面看经济金融越来越发达，有利于繁荣，但却容易掩盖过度负债、透支未来、货币贬值的真相，并推动人们增强消费，甚至奢侈浪费、借债消费的冲动和习惯，进一步扩大流动性。同时，越来越多的金融交易已经脱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而成为纯粹在金融领域内部进行的炒作和赌博（各类金融交易所或交易中心越来越趋向“金融赌场”），刺激社会不断增强赌博心理和投机意识。金融对促进社会财富真实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弱（金融交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

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如果扣除货币总量扩大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实际上是值得考究的），却通过金融交易赚取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进而吸引了更多社会资金和优秀人才脱离实体经济加入金融（虚拟经济）领域，反而可能削弱实体经济发展的实力和创新能力，推动流动性相对过剩问题不断加重，并加深社会不公和社会矛盾，败坏社会道德和文明水平，自私自利、贪图享乐、无视规则、丧失信仰，加重社会管理的难度和成本。

总之，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不断聚集、加重。其中，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国际中心货币发行国和头号国际金融中心的美国，继上个世纪率先爆发金融危机并引发工业国家经济大萧条之后，再次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并进而引发席卷全球的金融大危机和经济大衰退，不能不说明当今问题的严重性。“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大危机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不放在上百年的历程中去研究是难以看清楚的，其原因也远不是用银行家的贪婪、过度金融创新、监管不到位、评级公司误导、按市值计价会计原则，甚至全球贸易和投资失衡等所能解释的，其应对也不会是像以往那样通过扩大货币投放很容易解决的。实际上，全球性过度负债、寅吃卯粮，已经使债务危机此起彼伏、挥之不去，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状态。产能过剩、流动性过剩、粮食产量和资源供应日趋紧张，环境和气候严重恶化等，都已经从量变转化为质变了，都显示全球经济金融以及社会福利总体上已经走过头了，金融和经济危机远未过去，世界已进入重大调整期，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在很多方面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由此也带来很多深刻而激烈的矛盾，远远超出全世界全社会的心理准备和制度准备，带来了诸多已经显现和尚未显现的严峻挑战。这是值得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并认真对待的！

（二）互联网新时代、金融业新发展

现代金融是高科技的金融。信息科技已经成为金融发展的核心基础和金融竞争力的核心部分。在信息技术划时代突飞猛进的今天，金融机构如果跟不上信息技术发展的步伐，就完全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惨遭淘汰。

对金融业而言，当今信息技术最大的影响来自于互联网新时代的出现和迅猛发展。

互联网自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出现在人类社会，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出现像《第三次浪潮》所描述的那种巨大影响力，以至于金融从业者们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影响反而有所淡漠。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现在互联网所依赖的信息传递技术——宽带传输已实现革命性突破，大容量信息传递已相当便捷和便宜。同时，移动手机功能大大改进，其存储容量和移动上网不断改善。这推动互联网加快进社区、进家庭、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推动“云计算”和“智慧地球”等新概念与技术应用快速发展，互联网进入了一个革命性的新时代，正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影响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和运行方式等。其中，电子商务和相应的电子支付迅猛发展，电子金融加快发展，金融业特别是传统的商业银行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和巨大商机。这需要金融业，特别是商业银行引起高度重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认真研究对策，积极加以应对。

首先，必须从战略高度加快经营模式转变。要落实“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引领”的要求，加快建设“智慧型银行”，推进创新发展、转型发展、跨境发展。

其次，必须切实加大信息科技的投入，增强应对互联网新时代变革的科技本领。特别是中国的金融机构，要提高信息科技人员在整个员工队伍中的比重，不断加强信息科技基础设施建设。